

贺龙飞兵袭梅坪

覃先明

胡子神通大，一夜行军一百八。打倒团练满山跑。喊妈！

西伯把帅挂，梅坪把“匪”打，丢了行军床和马，用手爬！

这几句歌谣生动地记叙了贺龙军长飞兵奇袭梅坪的故事。

1929年4月初，贺龙军长根据中共湘鄂西前委的部署，率领红四军向五峰湾潭进抵，准备解决横行湘鄂边数十年的孙俊峰团防。4月8日，红四军300余人抵达鹤峰燕子坪。这时，孙俊峰因干儿子、湘鄂西民团总指挥王文轩被红军击毙而惊恐不安。正纠合五、鹤两县数路团防共千余人四处设卡日夜防范。贺军长决定避实就虚迂回敌后攻其不备。次日，红四军经五、石边界向东进发，摆出一幅东下洪湖的架势。22日，红四军抵达松、石、澧三县交界地带，当夜突然掉头挥师西进。

23日清晨，国民党五峰县长张干卿过早后正在漱口剔牙。忽得报“红匪西窜”，立即丢掉沾满残垢的牙签，吐出一口污秽的漱口水，拍案而起，大发雷霆。原来，早在三天前即有探报“红匪自五、鹤边界向洪湖进发，已到湖南子良坪”。县常备大队大队长杜西伯说：“他去洪湖，关我们屁事。让他去吧！”“不”！老奸巨滑的张干卿说：“贺匪旬

初即已出师，十余日方到子良坪，其速如此缓慢，恐怕东下
洪湖是假，而意在避实就虚骚我邑东也！”当即调长乐坪、
渔洋关、升子坪、王家畈等地团防速往梅坪集结，并命杜西
伯亲临指挥。谁知时过三日，杜西伯常备大队仍滞留渔洋
关，其它各路团防也迟迟不动。今果不出所料。红军已回
师西进，不日即可袭击五峰，县长如何不急呢！！他连差数
人飞马急令杜西伯常备大队和各路团防火速赶往梅坪堵截红
军，违令者按军法处治。

当日傍晚，红四军抵达松滋西斋一带，早有侦探报告：
五峰县常备大队长杜西伯带各路团防700余人前往梅坪堵
我去路，声言“不准贺龙跨过五峰一步”。贺军长仰天大
笑：“真是癞蛤蟆打呵欠，口气不小。五峰是我的穿码
头，哪条路我没走过？我不只要进一步，而要进一百里，要
纵横五峰、穿过五峰，看哪个拦得到我！”他与第一路指挥
王炳南商议，决定趁敌人仓猝设防立足未稳连夜急行军，突
袭梅坪。

当夜三更时分，杜西伯常备大队及各路团防到达梅坪。
梅坪是五峰东端边陲要隘。三面环山，一面紧临河谷，坪中
地势平缓开阔。东经王家祠堂出西冲口通往松滋。东南上赵
家墙下梯儿岩通湖南石澧。西越何家嘴通五峰内地北有望五
山、永镇山横亘，南为断壁悬崖直插南河深谷。红军从松滋
西进五峰只有两条路：一走西冲口；二上梯儿岩。杜西伯自
带县常备大队、渔洋关商团和升子坪团防一部共200余人
守王家祠堂至西冲口，为第一道纵向防线；升子坪团防教练
魏天臣带本团大部及杨桥山团防，王家墙团防共300余人
守梅坪至梯儿岩。为第二道横向防线；烟洞子保团防李会安
带本团及乡民共200余人守张家嘴。为第三道据点设防；

每道防线之间均有游探传递消息。部防完毕后，杜西伯呵欠连天，困乏不支。他估计红军离此总有百来里，最早也得明天中午才能到。便一头倒在行军床上见“周公”去了。

渔洋关商团被派守最前沿的西冲口，该团多为商家子弟，六十多里山路。早已累得筋疲力竭，一到防地就一个二个地象喝醉了酒东倒西歪直栽瞌睡，教练徐铮臣喊醒了这个，那个又睡着了，无可奈何，便将团丁分为三班轮流守哨，其实，上哨的团丁仍在抱枪打鼾，只不过换了个地方罢了。

24日天一朦朦亮，两个团丁去屙尿，突然看到一溜影子象一条灰色的巨蟒沿路直彪地来了，不约而同地想到是红军。一团丁大叫一声“红军来哒！”转身就跑。“嗖”的一声，一把飞刀从后面飞来，他象一个巨大的糠皮子口袋无声地倒下了。另一个团丁强忍住没屙完的半截尿，提着裤子向南边的赵家嘴逃去。徐铮臣在睡梦中听到一声“红军来哒”一下惊坐起来，却只听到团丁们的一片鼾声，他以为是梦，刚想再躺下，忽从哨卡方向传来一片惊恐的喊声：“红军来哒！快跑啊！”团丁们闻声顿时一片混乱，争相逃跑。徐铮臣连发三枪喊道：“不准跑，哪个跑就枪毙他！”谁知团丁们一听到枪声跑得更快，徐铮臣无法。便也跟着向王家祠堂逃跑。

杜西伯正在做“红匪除尽，官升三级”的美梦，被一片呼叫声惊醒。他出门一看，见西冲口溃逃团丁连滚带爬没命的跑来，知前哨失守，忙命丢掉行军床等笨重物品。带队退到冒水井以西的莹山包据石抵抗。

嗖！嗖！子弹飞蝗般地扑来，追击中的红军战士连伤数人。“卧倒！”贺军长大喊一听，倏地闪到一堵矮墙后面，

观察了片刻说：“原来是几只黑老娃子①在这里撒野。炳南，当面强攻，两翼包抄，狠狠地歹！”王炳南应声“是”。迅速调兵遣将。贺军长左手握烟斗，右手举枪，“乒”的一声，一个团丁应声而倒。霎时各式枪弹雨点般洒向敌阵地。贺军长不时抽空“巴”一口烟，说一声“要得就这么打！”不时向敌群甩两枪，敌兵接连中弹，连死数人，众警士，团丁慌了，纷纷钻进树林子逃命，杜西伯见兵丁们惊兔般奔逃不歇，又见红军个个似猛虎下山，如蛟龙出水，象狂风一般席卷而来，再不跑不见阎王就要当俘虏，他来不及拉马上鞍，手脚并用钻草逃命。

第二道防线指挥魏天臣带大部分团丁守在梯儿岩，听到王家祠堂方向枪声大作，知红军已从西冲口突破。便带队下山赶往梅坪阻击刚到坪中，见一彪形大汉率领红军已到坪东头，只见他们头扎红包头，腿缠红绑带，明晃晃的大刀刀把上红绸飞舞，黑亮亮的手枪枪尾部红穗跳动，脚下尘土飞扬，整个队伍就象一条赤色巨龙凌空飞腾而来。团丁们简直相信贺龙真是上天神龙，红军就是秉天命而降的天兵天将，与红军作对必然在劫难逃，一个个惊恐万状。狂呼乱叫：“我的妈呀，快跑啊！”“贺龙来哒！红军来哒！”象野鸭子满水田瞎扑乱窜。刚刚整好的水田被搅得一塌糊涂，几块苗地的秧苗被踏得乱七八糟。“想活命的从路上跑。哪个敢再弄倒一根秧苗，踩一脚掩臊我就毖了他！”王炳南，就是那位彪形大汉在后面雷鸣般地吼道。团丁们象被孙悟空使了定根法一样一下怔住了，既而把脚提得高高的战战兢兢地上路缴械投降了，隔得远的一上路又没命地跑。团防小头目李瑞林逃至王家桥，一下滑到桥下水中，王炳南飞身下溪一把将他提了起来。李瑞林浑身水淋淋活象一只落汤鸡，连声哀

求“长官饶命！”指挥魏天臣原是川军一个排长，两个月前所在部队在重庆吃了败仗跑回升子坪充任团防教练。这时他见势不妙也混在团丁中开溜。当他逃到坪西偏岩巴时，见滴水岩半漂石道上挤满了逃命的团丁，后面追兵眨眼就到，便闪身藏在几块巨石后面。这时，他见红军中一个身材魁伟、眉目开阔。浓浓的一字胡、口衔烟斗的人健步走来。“这不是国民党政府悬赏十万大洋捉拿的贺龙吗？十万块呀，有了这笔钱，下半辈子就够受用的啦！”魏天臣象过足了鸦片隐精神陡振，被吓虚了的“胆”又鼓了起来，他悄悄地举起了枪，对准了那个人的脑壳，突然，他楞住了；后面接二连三地又出现了六个同样打扮、同样身材、同样脸相、同样步态的人。“这就奇了，难道贺龙真是神仙下凡，象孙悟空一样会分身法？怎么会有七个贺龙？”他转念一想，“管他呢，只算象贺龙就不算是真的，没有十万有五万也够用了。”此时他被十万大洋奖赏的欲火烧昏了头脑，又举枪对准了最后一个“贺龙”，“乒”的一声，“贺龙”没倒而魏天臣自己倒了。原来，他被一个红军战士发现。从背后给了他一枪，他只好到阴曹地府等候蒋委员长颁奖了。

第二道防线没费多少子弹即全线崩溃。

滴水岩石道上早已拥塞难通，有几个体单力薄的人已被挤下南河喂娃娃鱼去了，其后两三百名团丁便改道从何家嘴翻岭下郭家沟。后面红军排山倒海般压来，前面团丁警士有的跑、有的滚、有的哭、有的喊……对面张家嘴第三道防线指挥李会安见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。那些被迫来守卡子的乡民见势一个个溜走了，那些团丁从没打过仗。也没见过这种阵势，胡乱放了几枪，转身只跑不歇。第三道防线不攻自溃。

这时，贺军长下令吹号停止追击，全军返回梅坪，一面埋锅做饭，一面将李瑞林、王兴阶等俘虏释放。并当着他们的面命令部队回师松滋。

下午三时左右，王兴阶等跑回升子坪向惊魂未定的杜西伯报告说“贺龙已转身回松滋”。杜西伯信以为真，一面要区长裴兴垣备饭，一面树旗招集残部，并派人往渔洋关报信。从清晨到现在一直疲于奔命，现自认已脱险，顿感饥困交加，浑身象散了架一样发瘫。好不容易等到饭熟，刚要端碗吃忽传来一阵枪声，杜西伯惊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一碗饭洒了一地，裴兴垣忙出门观看，一团丁来报：团防区队长兼教练唐笃实带十余人枪投奔贺龙去了。裴兴垣一听气得咬牙切齿：“他娘的，当初他光杆一条来投我。我看这爷子文武双全，待他不薄，没想却养了一只虎，倒把我的老本留了一瓢。”他转身对杜西伯说：“杜大队长，唐笃实投红军，贺龙如虎添翼，说不定要杀回马枪，我等新败，士气尚低，御之必蹈覆辙，您赶快吃点饭压压“嘈”我马上去集合人，走为上策！”杜西伯顾不上答话，只点了点头，端起饭就吃。刚扒了几口，又听到枪响，接着又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惊慌的喊叫声：“红军来哒！快跑啊！”杜西伯慌忙出门与裴兴垣一起和团丁们一窝蜂地向渔洋关跑，半路上有的实在跑不动当了俘虏，有的钻进刺棵笼躲了起来。杜西伯和裴兴垣慌不择路，淌水过河向五峰城方向跑去，好在天色已晚，使他们得以逃脱。

亮灯时分，留守渔洋关的少数团丁，在接到杜西伯的信后正在打锣安民，巡逻查夜，驻守渔洋关的川军徐连也收兵回营，卸甲宽衣准备就寝。“匪已东窜！今夜平安！”几名老团丁嘶哑的声音此起彼落。不知什么时候，“平安”声

已绝，代之其声的是“别动”，举起手来！”那些团了一个个恍里稀糊当了俘虏。那连川军也一个个赤条条地从被窝里被揪了出来，只有徐连长赤身光脚从阴沟里逃脱。

这正是：

贺军长飞兵袭梅坪。

杜西伯败逃如山摧。

七百名团丁遍山跑。

只怨爹娘少生一双腿。

注：①黑老娃子：即乌鸦。

绣龙被的秘密

夏先明

据说大人物都是天上的星宿，这当然不会是真的，可说贺龙是天河中的黄龙星转世，则说得有根有据，神乎其神。

1916年5月，贺龙做生意来五峰，住在升子坪闵家客栈和店主闵宇廷结为干亲，收闵宇廷的姑娘闵德玉为干女儿，赠送闵德玉两块大洋和一床缎绣被面作为打发。当晚，店主备下好酒好菜款待亲家，杯来筷往，吃喝说笑到深夜，贺龙才由小伙计掌灯引送到东厢房安歇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伙计送水来，一推门，见一条黄色巨龙盘卧在床上。小伙计一声惊叫：“龙”！转身就跑，“哐当”一声铜壶被撞落地上，闵宇廷闻声赶来问什么事，小伙计指着门里说：“龙！客、客人变成了龙！”闵宇廷将信将疑，走到门口探头一看，只见贺龙正在穿衣服，哪有龙。贺龙穿好衣服打开窗门，长长地伸了个懒腰，转身见闵宇廷和小伙计站在门口，问：“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啊？”闵宇廷说：“没得什么事，是小伙计看花了眼，说你变成了龙。”贺龙一听，“我变成了龙？我怎么会变成龙嘛！不过，我倒是真想变成一条龙，把这吃人的社会来它个倒海翻江。搅它个翻天覆地！可是不行，龙王爷不要我，变不了啊！”说完哈哈大笑一转身，看到床上出了昨日晚上他盖的一床被子以外，又多了一床新盖被，他拉过来一看，说：“我晓得了，刚才说我变成了龙，现在我叫你们看我变龙。”

说着他往床上一躺，把那床新盖被往身上一盖，只见被面上绣着一条黄色的凌空飞腾的龙，接着他又把那新盖被一掀，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你们说是不是龙变成了我啊！……”闵宇廷和小伙计都笑了。

原来这黄龙被面正是昨天贺龙送给闵德玉的那床。闵德玉见干爹盖的被子单薄。就用这床被面套了一床新丝棉被给干爹加盖在上面了。这件事闵宇廷和小伙计根本不知道，贺龙自己也因酒后酣睡完全不晓得。以致演出了这幕“干爹变黄龙”的喜剧。从此以后，小伙计逢人就讲桑植来的贺老板是龙变的。见人就说贺云卿是黄龙星转世。那龙又是如何如何腾云驾雾。讲得活龙活现。

“贺云卿是龙”，这话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传到了县府，县府警卫队队长李虎臣，刚被提升上任。他不知天高地厚，向上司夸海口说：“不就是那个拿菜刀造反的盐贩子吗？他敢再到五峰来，我就把他抓来，看看他到底是龙还是虫！”

这年旧历八月十五，李虎臣随县长到渔洋关巡察，听说贺龙也来渔洋关住在郑家客栈，当晚，李虎臣着一身短打便装，带一个大个子警士来到郑家客栈，一进门那个大个子警士就低声吼道：“我们是县警卫队的，桑植来的那个盐贩子住在哪里？”店主说：“楼上5号房。”这两个人“咚咚咚”来到楼上。李虎臣说：“我封门，你压顶、快！”大个子一听心里直蹦：今日只怕是凶多吉少，右眼睛皮跳个不停。倘若贺龙真是一条龙，一飞起来首先送命的是我；如果他是人，他要是朝天一枪。哪瓦片子也挡不住枪子啊！但他又不得不去，大个子警士战战兢兢地爬到5号房屋顶。轻轻地搂起一沟瓦。朝下一看，“啊！”大个子警士大叫一声。手一松，身子一仰，咕噜咕噜滚下屋来，跌了个七窍出血，李虎

臣骂了句“废物”。一脚捅开房门，咦！屋里竟毫无动静。只见夜风吹动着窗帘，把那透过云层的微弱的月光一缕一缕地放进屋来。他再往床上一看，嘘！他到抽一口冷气：只见床上照着一团白雾，雾中一条巨龙。瞪着两个拳头大的眼睛。舞着四只尖利的爪子……

贺龙这回真的变龙了？没有。

原来，自贺龙刀劈盐局后，经常有人想搞贺龙的事。从五月闵家客栈“干爹变龙”后，贺龙出门做生意总要带床绣龙被，一是可以御寒，二是他自幼就喜欢龙。三是在必要时可以防身。

说来也巧，这晚虽是八月中秋。却正遇浮云遮月，更有窗帘挡光。房内隐隐约约，模模糊糊，屋顶上的大个子警士胆虚心慌，错把绣龙当真龙，送了性命。李虎臣踢门进屋，夜风吹动窗帘，又吹动缎子被面，那绣龙就变活了。只见它昂着头，瞪着眼，咧着嘴，露着牙……。李虎臣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连连后退，“当”！手中匕首正好碰在背后的门板上，这才想起手里拿的有家伙，他连忙倒转刀柄，一飞刀甩出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正在这匕首飞出去的一眨眼间，一团白影一晃，床上的龙不见了，接着一道白光一闪，只觉耳边冷飕飕地一股风，“呼”的一声，飞出去的匕首又飞回来了。插在他脑后的门板上。李虎臣吓了一跳。定睛一看。面前铁塔似的站着一个人，浓浓的一字眉下一双有神的眼睛正注视着他，啊！这不正是人们传说中的贺云卿吗！只听贺龙轻蔑地一笑。说：“看个么得嘛！我就是贺云卿，你不是要抓我吗？今天我们就来个龙虎斗，你斗赢了。我就跟你走，不消你抓得。”李虎臣早已吓得冷汗直冒，浑身筛糠，哪里还敢说斗！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、不，小人无

知，请龙王爷，不，不，求贺、贺老板饶命！”贺龙朗声笑道：“不斗了？那就不奉陪喽。我的瞌睡还没睡醒呢！”李虎臣巴不得马上离开，连声说：“老……老爷请休息，我告辞了。”“等一下！”李虎臣一听，心想：坏啦！这场祸只怕躲不脱了。他连忙转身，不知怎么两腿一软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他也顾不得了，连叩三个响头，说：“贺……贺老爷，求您念在我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儿，饶我一命吧！”“哪个要你的命喽！”贺龙把插在门板上的匕首拔下来掂了掂又说：“你这个玩艺儿不要了，插在这里吓人呐？”“当”的一声匕首落在李虎臣面前，“当”的一声门关上了。李虎臣如获大赦，连滚带爬逃出客栈。

自此，人们争相传说：“贺云卿是龙变的”。“贺龙是黄龙星转世……”越传越奇，越传越神。

贺龙南征北战，所向无敌，为国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，确实称得上是叱咤风云的龙。

智取许信夫

覃先明

一九三〇年元月二十三日，也就是己巳年腊月二十四日，天下着鹅毛大雪。贺龙军长正和战士们一起斡包面，准备过小年。一警卫战士来报，说抓到反水分子谢子云。贺军长一听，忙放下杆面杖急切地说：“快，带他来！”说罢快步进他的卧室兼办公室，擦了擦手，站在门口等着。

谢子云原是红四军第一特科大队的一名分队长。一九二九年冬，贺军长率部队转战五峰渔洋关时，红四军驻渔洋关地下军火采够站站长陈汉州要求派一名助手，贺军长即将谢子云留下担任副站长。为了保密，贺军长安派谢子云“开小差”弃戎从商，并嘱咐他改名陈峰州，与陈汉州兄弟相称，在陈汉州与龙海门合开的“乘龙烟馆”当管事。后来有人看到谢子云出进国民党渔洋关区公所，便说他反水投敌了。今天他冒雪来鹤峰，定有要事。

“走！”一声喝令打断了贺军长的思绪，只见警卫员带着谢子云走了进来。谢子云，高个子，三十岁上下，满嘴胡楂子，一副背脚佬打扮。贺军长对警卫员们说：“你们都去吃包面，我来审他。”一警卫员想说什么，贺军长说：“么得呀，不放心？他落在我的手板心里还跑得脱啊！去吧去吧，不过不要把包面吃光了噢！给我多留一碗，我可是个大肚汉罗！哈……”警卫员们走了。贺军长连忙解开谢子云身上的绳子，倒了一杯热茶递过去说：“云娃子，冻到了吧！”

坐拢来些，把鞋子脱了烤。冒这么大的雪赶来，有么得事？”谢子云简短地汇报了站里的工作，接着说：“另有一要事，请军长指示。”贺军长正在给谢子云烤鞋子，抬头问：“么得要事？”“您还记得许信夫这个人吧？”“当然记得。他是五峰清水湾一个大财主的儿子。我赶骡子做生意的时候经常住他家里，是老熟人呢！他也参加过北伐军，还是个营长呢！后来他拖队办团防，当了副区长。戊辰年七月二十五，我们泥沙失利后转移到清水湾。我劝他不要当区长办团防，把人带起参加工农革命军。他大约看到我一副败象成不了大气候。硬是不搞，说当了革命军会连累家小族眷，但还是给我们送了些钱和枪。去年冬月初五，我路过清水湾，听说他奉五峰县长令带团驻防长乐坪，就给他写了封信，劝他赶快参加红军，不要在执迷不悟了。噢，他日今在搞么得？”“他现在成了残杀无辜，危害革命的刮子手！”

“哦，这么严重？”“您去年给他写的那封信，被五峰县长胡宜真的人截获。胡宜真怀疑他通红军，但又想笼络他卖命，一面派了一个叫麻脸李三的人打进他的团防暗中监视他，一面亲自到渔洋关召见许信夫，亲自把信交给他，并当众夸奖许信夫不受红军蛊惑，对党国忠诚，还说要奏请上峰为他请功。许信夫受宠若惊，当众撕毁您给他的信，发誓为党国效力不怕肝脑涂地。从此，他变本加利欺压百姓，多次带团到蒿坪，长乐坪参加围剿红军独立师和蒿坪游击大队。杀我红军、游击大队战士和家属。现在他又私自征收什么团练捐、年节捐。谁不交就拉夫拆屋。谁抗捐就杀头。老百姓叫苦连天，背后都叫他许屠夫。”砰！贺军长气愤地一拳插在桌上。霍地站起来说：“云娃子，你回去和汉州商议一下，把这家伙干掉！噢，你们可以这样……”谢子云忙凑过

去仔细听着，继而高兴地说：“好，我这就走。”“等一下，吃了包面再走嘛！”

一个星期以后，正是庚午年正月初一，许信夫查哨回来。吩咐勤务兵狗娃“任何来客概不接待”。他昨日吃团年饭后，屁股没辗馮接到打了一天一夜的牌，今日想补下瞌睡。刚“眨着”了一会儿，狗娃来报有人求见。许信夫一百个不耐烦。甩手就是一巴掌擅过去，骂道：“妈的，老子说哒今日不会客！”狗娃捂着脸哭声道：“我说哒，那个人说他是县政府的陈科长，硬要见您。”“哦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，”自从胡县长许愿请功后，许信夫天天想夜夜盼。现听说县政府陈科长到。瞌睡也没得哒，连说“有请”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了进来。只见他身穿长棉袍，头戴毡礼帽，颈围长围巾，眼罩金丝眼镜。许信夫早听说县府有个陈科长，很有才干，颇受胡县长器重，可惜没见过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，先自矮了半截。一边吩咐狗娃泡茶，一边对那人毕恭毕敬。双手敬烟，点头哈腰。说“不知陈科长今日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多多包涵。”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那人落落大方地说。“敢问科长今日光临寒舍有何指教？”“这个么……”那人欲言又止。许信夫见状忙斥退了勤护兵说：“科长有什么事请赐教”。“免说赐教。今日是来给你道喜的。县里给你请功之事已有眉目。胡县长从宜昌回县特意逗留渔洋关。请你去面谈有关事宜及防务情况。”许信夫一听，喜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正准备更衣起程，一麻脸团丁突然闯进门来。盯着那人上下打量。许信夫见状斥道：“李三，你怎么这样无礼，还不快出去！”李三说：“团总这家伙不是……”那人听许信夫叫他李三先是一怔，随即急步迎上去说：“哦，原来是李班长啊，我当你到哪里去发大财了

呢！”转身对许信夫说：“许团总胡县长为你请功之事耽误至今，全是他从中作梗。他说你通红军，说你早就与贺龙有来往。还劝胡县长不要姑息养奸，尽早把你杀掉。”李三一听连忙说：“团总您不要听他胡说，他……”“我胡说？那你为什么放到县警备大队班长不当，跑到乡下来当个团丁？你有胆量就当许团总的面把话说清楚！”那人紧逼着李三说，“我……”李三欲言又止，许信夫正要发问，李三突然喊道：“团总您上当了，他不是陈科长！”许信夫一听，如临大敌，大喊一声“来人！”一个简步闪到一边，同时掏出了双枪，门外两个勤护兵应声而进，加上李三共四个人五支枪将那人团团围住。面对四个面露杀机的凶神和五只黑洞洞的枪口，那人暴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：“哈……李班长，我和你闹着玩儿，何必当真呢！其实我也不认识你，是听说的，你脸上的记号太明显了！”李三似笑非笑，嘴巴撇了两下，没说话。那人慢吞吞地取下围巾、礼帽和眼镜。许信夫一看：“嗯，你不是渔洋关乘龙烟馆的陈管事吗？”“不错，鄙人正是乘龙烟馆管事陈峰州。”许信夫脸一麻，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冒充县府陈科长来戏弄我？”“许团总，‘圣命’严明，我不这样能进得来吗？”“你在正月初一，又如此费事闯进我的家，是来给我拜年，还是来做生意？”“来意我刚才已经说明，我想无需再重复了吧！”“刚才你说县府陈科长，可现在你是烟馆陈管事，我想不会还是胡县长派你来的吧！”“是官区长派我来的，但是胡县长同意的。”“嗯？”“昨日上午胡县长到渔洋关，不巧晚上陈科长病了，区公所只有官区长一个人，他要陪县长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给你送信，正为难，恰好我给他们送鸦片去，就派我来了。怎么，不相信？我这就回去对胡县长说你不相信

我，说你不愿意去见他。多谢了！”“你给我站到！”许信夫不是三两岁的小娃子那么好糊，也不是个没头脑的草包。就这么轻易地把个可疑的人放走。他猫头鹰似地冷笑几声：“嘿嘿，陈管事既然来了就不要急着回去嘛！谁知道你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，来人，把你的家伙下掉！”“慢，我们生意人没得家伙，只有黑货！”陈峰州冷冷地说，随即把长袍一撩，腰间露出一个个烟土包。“啊！好家伙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！”许信夫眼睛珠子都快挤出来了。他这两年抽鸦片上了瘾，现在看到这么多烟土。又是鸦片馆管事带来的，无疑是上等货。他一面令勤护兵和李三都出去，一面象饿狗扑食一样扑上来说要看货问开什么价。谁知陈峰州却倏地闪到许方夫身后。左手一把钳住许信夫的左臂，右手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支手枪抵在许信夫的脊背上低声吼道：“老实点，跟我走！”许信夫浑身一颤。惊慌地说：“呵！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“我是中国工农红军特科分队长谢子云。”“哎呀我的妈呀！你是红，红……”许信夫一下吓瘫了，但他马上想到这是在自己家里，门外设有三道岗九步哨一十八处卡。他象过足了鸦片瘾一样陡然来了精神，说：“哈哈，我佩服先生的胆量，竟敢只身闯进我家里来绑架我，可是我不会跟你走，你也莫想出去，只要我一声喊……”“不怕死你就喊吧！告诉你，我进得来也出得去。不过没有你的，“陪同”我也不准备回去，今天你跟到我走还有条活路，不跟我走就是死路一条！我腰里缠的根本不是烟土而是炸药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我们手拉手去渔洋关见我们贺军长。否则我们就同归于尽！”许信夫讥笑道：“你大概是在糊小娃子吧，你这炸药包怎么个点法？我可不得看着你慢慢儿地点，眼睁睁地等着死。到时候你一个人升天去吧！哈……”“这就不

用你操心了，这是我们贺军长从上海带回来的洋玩艺儿，根本用不着点火。许团总，你是跟我去渔洋关呢还是尝尝这洋玩艺儿的味道？”许信夫尽管怀疑，但又怕是真的，到升天之时就悔不转来了，连忙说：“不不，我去渔洋关。不过，去了该不会……”“你放心，我们贺军长说啦，只要你去当面说清楚，保证不再与红军作对，前帐一笔勾销。你还是当你的区长，办你的团防。”其实贺龙根本没来渔洋关。谢子云腰里缠的也不是炸药而是几包锯末子。谢子云的目的是要把许信夫骗出去将他除掉，于是他象煞有介事地说出这番话。许信夫一听忙说：“我保证，再和你们作对就不是娘养的！”“快点，穿上你的大衣，拿上你的文明棍，别人问你就说是胡县长叫你去。”“是是。”“不准带人，不许泄露我是红军，不然的话……”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北风呼呼地刮着。许信夫被谢子云手拉着手并肩走出大门，不觉连打几个寒战，浑身象筛糠一样抖了起来。教练胡凤武迎上来说：“团总您到哪里去？”“我……”许信夫不知是冷还是感到此去生死未卜害怕，“我”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，谢子云狠狠地掐了一下他的手腕，许信夫似乎清醒了一些，咳嗽了一声说：“我，我到渔洋关去，是胡、胡县长叫我去的。”胡凤武扭头喊道：“狗娃子！走，我们俩跟团总到渔洋关去！”谢子云又掐了一下，许信夫忙说：“不，不用了。我和陈先生一路去，你们明天去接我。”天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回来？许信夫越想越害怕，脸色苍白，浑身抖得更厉害。胡凤武见状说：“团总您是不是病了？还是我陪您去吧！”这时李三也凑上来说：“对，我也去，您病啦我俩换到背，死啦我们两个人抬！”胡凤武说李三居心不良，李三说这是老实话，两个人争了起来。谢子云